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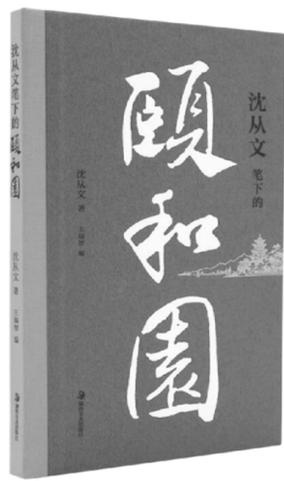
文学与园林的诗意交响

——读《沈从文笔下的颐和园》

刘昌宇

从文学与历史的双重维度，解读着这座艺术之园的价值；并用诗化的语言，诠释着颐和园的建筑美学、独特的解构方式，唤起了人们寻幽该园的极大兴趣。

明清皇家园林的巅峰之作——颐和园，不仅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集大成者，更是历史、艺术与文学突破的典范。从李清轩的藤萝彩画到昆明湖的潋滟波光，沈从文用文字雕琢出一座“流动的园林博物馆”。本书既是文学名篇的珍藏集，亦是颐和园的“纸上导游手册”。全书聚焦沈从文盛赞的“皇家园林博物馆”的美善。1948年，沈从文曾带着家人在颐和园消夏避暑，他将身心沉浸在颐和园的雅致雅趣中，写下了著名的《雾清轩杂记》。与此同时，沈从文的名篇《春游颐和园》至今仍是游览颐和园的绝佳指南。本书不仅收录了上述两篇散文作品，还包含了相关的历史照片和编后记，以图文并茂的方式，带领读者深入了解颐和园的前世今生。书中，沈从文



演员谭鑫培、杨小楼，都到过这台上演过戏。此后，随着清政府的分崩离析，颐和园最终成了人民之园，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也因此成了大戏楼观戏的主角。“第二部分是长廊全部和以排云殿、佛香阁为主体、围绕左右的建筑群。这是目下整个园子建筑最引人注意部分，也是全园的精华。”这些建筑群内部布置大多十分讲究，亭台楼阁每一处都极富艺术巧思。为了观赏美景，沈从文建议游园者最好租一只小

船，划到湖中心去观赏这些诗画般的园林景致，才能真正领略到民族工匠们的设计匠心。“第三部分就是湖中心那孤岛上的建筑群，龙王庙是主体”。此外还包括十七孔白石虹桥，如长虹般静卧在碧波万顷的湖水中，与远处的建筑群交相辉映，俨然构成了一幅和谐的静美画卷。“第四部分是后山一带，建筑废墟不少，保存完整的房子却不多。”这一部分的建筑大多与当年的圆明园一起，遭到了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。时隔多年，满目疮痍的残垣断壁仍躺在风中，仿佛在默默叙说着那段屈辱的历史。“第五部分是东路以谐趣园为中心的建筑群，靠西上山有景福阁，靠北紧邻是雾清轩。”这一部分的建筑群布局合理，有楼亭、有长廊、有池、有荷。游客入园，可闻花香，可听鸟鸣，竹林深处每每有潺潺溪流流过。最妙的是雨过天晴后来此游园，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草木的清香，深吸一口气，顿觉心旷神怡……

《沈从文笔下的颐和园》以文学之笔阐释着园林神韵，在沈从文的笔下，颐和园不仅是凝固的建筑群，更是流动的历史与文化的传承。他就像一个高明的画家，用极富情致的点染，清晰地勾勒出颐和园的丰饶之姿。精致的笔墨既饱蘸着文化的相思，又以一份文物家的深邃，精心打捞厚重的记忆，于豁然开朗中，揭示出这座艺术之园的人文意蕴。

在废墟与影像间重构文明记忆

——读《漫长的调查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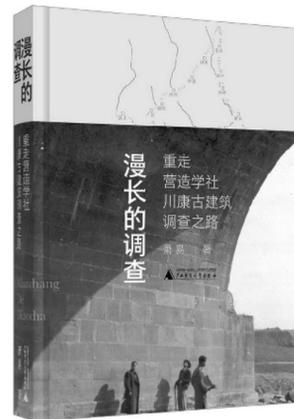
邓 勤

80年前，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在战火中跋涉173天，用3100张照片为川康古建筑建档；80年后，学者萧易沿着前辈足迹重走成都明蜀王府、广元皇泽寺等故地，以《漫长的调查：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》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。这部著作包括“成渝之间”“西康纪行”等八辑，不仅是对历史现场的复现，更是对文明传承的深刻叩问——当古建筑在岁月中或存或逝，当调查笔记从泛黄纸页走向数字时代，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“逆时代”的坚守所承载的文化重量？

萧易的重走之路，本质上是对营造学社“田野调查”精神的致敬与延续。1939年的川康大地，梁思成、刘敦桢等人在空袭间隙测绘汉阙、记录崖墓、临摹石窟，将战火中的文化抢救化作笔底烟云。书中呈现的不仅是高颐阙的雄浑、白崖崖墓的精巧、大足石刻的慈悲，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守护文明根脉的精神图谱。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建筑细节——汉代斗拱的力学智慧、唐代摩崖的雕刻美学、明代寺院的营造法式——在今昔对比中构成了一部立体的建筑史书，让消逝的文明基因在文字与影像的交织中重新显现。

《漫长的调查》最动人之处，在于直面历史变迁中的文化阵痛。书中记录的古建筑，有的毁于战火，如北碚温泉寺在日机轰炸中坍塌；有的毁于岁月，如蓬溪鹤峰寺的明代殿宇在城市改造中拆解；更有消失于认知盲区，如绵阳西山观50余龛隋唐道教石窟的莫名损毁。这些消逝的背影，构成了对“文明保护”的深刻诘问——当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追逐效率与发展时，是否遗失了与历史对话的耐心？

萧易的笔触并未止步于惋惜，而是通过细节还原历史现场：梁思成在滑竿上记录脚夫号子的漫画，刘敦桢日记中对县长态度的微妙记载，莫宗江与陈明达在测绘中的专业执着，让冰冷的建筑史变得血肉丰满。这种“把人写进历史”的叙事策略，揭示了一个真理：古建筑



的命运，从来与守护它们的人紧密相连。营造学社的调查之所以成为经典，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测绘记录，更因其中贯穿的人文精神——对文明的敬畏，对历史的担当，对未来的责任。作为《中国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图录》的衍生著作，《漫长的调查》完成了从“资料整理”到“思想阐释”的升华。萧易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今昔对比，而是深入挖掘调查背后的学术脉络：从色伽兰、柏石曼的西方视角，到营造学社的中国立场；从抗战时期的被动抢救，到当代主动的文化寻根。这种纵贯百年的视野，让我们看到，对古建筑的关注始终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——它既是救亡图存中的文化自卫，更是民族复兴中的精神还乡。

书中对“影子之城”广汉的解构颇具象征意义：当营造学社的镜头扫过古城的街巷、牌坊、宗祠，他们记录的不仅是建筑形制，更是中国传统城市的肌理与灵魂。80年后，当高楼取代了四合院，当商业街覆盖了青石板路，这些影像与文字便成为照进现实的一束光，提醒我们：现代化不应是对传统的彻底颠覆，而应是在历史地基上的创造性转化。

人世间的儿女

——读辽京长篇小说《白露春分》

王斌泉

2025年1月12日下午，作家辽京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白露春分》获得“持微火者·女性文学好书榜”2024年度十大好书。

小说以京郊老厂区为舞台，三代女性的生命轨迹相互交织，编织成一张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命运之网。在这张网中，老年女性秀梅的刻画细腻而深刻。正如颁奖词称：本书以新一代女性视角，静水流深地写出时间在祖母一代身上所留下的刻痕与钝痛，写下了一位当代老年女性的命运遭际。

“白露春分”，两个节气一秋一春，对应着不同的时序，也是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其中流淌的时间感，正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。辽京用“白露”与“春分”这两个节气构建叙事框架，不仅是时间的标记，更成为了小说叙事的独特框架。祖母的衰老与孙女的成长在同一时空下平行铺展，形成强烈的对比与呼应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与疾病的侵袭，祖母秀梅逐渐失去行动能力，曾经维系家庭的秩序也随之崩塌。辽京用如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，描写秀梅“从断着手做家务”的坚韧，到“被钉子钉在床板上”的困顿，将老年失能者在家庭中的困境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当子女们讨论养老方案时，那种“在分一件旧家具”的冷漠，无情地揭开了当代家庭伦理温情面纱



下的现实。佳月与佳圆这对孙女形象，如同两面镜子，映照出当代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不同状态。佳圆飞蛾扑火般的爱情，折射出对家庭温暖的畸形索求，展现出自我保护机制的一种失效模式；佳月每周探望祖母的坚持，是对父母在亲情中缺席的无声控诉。她以近乎绝望的守候，诠释着另一种无奈与坚持。辽京没

有为此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，而是让三代女性在“近乎绝望的遥遥相望”中，完成了对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反思。作家李修文如此评价：三代人，三代命，其间的表象与潜流，延续与崩解，分进与合击，都以时间的流逝为代价而被一一化解于无形。洞见时间是一个写作者的使命，只是揭开时间之表需要莫大的勇气，正如沉入时间之里也需要同样的勇气。

辽京用最现实之笔，写最无形之感。儿孙们都在各自的泥沼中自顾不暇，面对秀梅的衰老，家庭成员们的反应各不相同，构成了一幅“参差多态”的情感图谱。立远的虚伪、立生的冷漠、立民的恶语、立春的自私、立秋等的算计以及佳圆的逃避、佳月的执守。秀梅的死亡，或是解脱，或是散场，或是未竟的救赎，或是放下的执念，作者拒绝廉价的和解与圆满，重新引发读者对现代家庭关系和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。布克国际奖评论艾丽斯·门罗的小说时这样说：每读到她的小说，便知道生命中曾经疏忽遗忘太多事情。在本书中，我们也能同样看到了深埋于生活中的幽微寒凉，年迈女性的衰老、失能、离去，年轻女性婚变、伤痕、隐痛……这种对家庭关系的深刻剖析，使《白露春分》像一柄精巧的手术刀，剖开了中国式家庭的血肉肌理。

小说采用现在进行时与过去进行时相互交融的叙事手法，既展现了奶奶秀梅逐渐衰老的过程，也呈现了孙女佳月和佳圆的自我成长与蜕变。作者以多重视角展开叙事，每个人的视角都如同一片独特的滤镜，折射出不同的现实色彩。全知视角的运用，使得作者能够在不同时间线之间自由穿梭，这种叙事结构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层次感和节奏感，展现了一幅大家庭在岁月变迁中的命运图谱，更成为转型时代的显影。

而在文学表现层面，辽京展现出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。她笔下的文字充满诗意与画面感，如“细浪来了又退，在脚上毛茸茸地蹭来蹭去”“哗啦啦的麻将声音像小鞭炮”“那糖葫芦是她吃过最好吃的，世间无匹的糖葫芦，糖衣裹得像一层厚厚的冰，一咬就是冰面碎裂的声音”，将生活中的细微感受和场景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。白露春分，天暖天凉，小说是一部岁月之歌。祖母秀梅曾看着街上的落叶说：“全世界的树叶儿一块儿掉。”时间带来的问题：衰老，病痛，离散，失落，最终还是交由时间解答。辽京说：有人死于生命的衰老，有人死于自己的生活，有人则无声无息消逝。伴随新一代的成长，老一代逐渐零落，人生交替不再见，小说是送别，是挽歌，是悼亡，更是挥之不去的惆怅。

新书速递

《河上一周》

亨利·戴维·梭罗 著

“我想，这是我的天性，对一切荒蛮心怀渴望。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取之处，但对某些事物怀有真挚的热爱，倘若在外受到斥责，我还可以退守这块土地。”1839年夏天，梭罗和哥哥驾着自制的小船在河上泛舟两周。1842年，哥哥病逝，为悼念亡兄，梭罗写下《河上一周》。在这本书里，梭罗将两周旅程浓缩为一周，一天一个章节，描写他观察到的花鸟虫鱼、高山河流，以及对诗歌和历史等话题的思考。



《林徽因全集》

林徽因 著

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《林徽因全集》，大量内容首次面世。全方位完整展现林徽因在文学、建筑、美术领域的卓越成就，包括《诗歌·散文·小说卷》《建筑·美术卷》《戏剧·翻译·日记·中文书信卷》等。林徽因研究领域专家及林徽因家属耗时多年联手编注、整理，全部作品根据手稿、原刊精校并附题注及文中注。



《龙凤歌》

胡学文 著

第三届“凤凰文学奖”首奖作品，原创长篇《龙凤歌》以中国北方县城乡村为背景，讲述了马家和朱家几代人的身世命运与人生悲欢，艺术化地呈现人们在时代之河漂泊之中做出的种种选择。重点讲述朱灯和朱红这一对龙凤胎的人生故事。当年，马秋月因一匹枣红马与朱光明结缘，诞下龙凤胎。朱灯性情温和，行事谨慎，以中专生身份实现“农转非”，此后仕途顺遂，从公办教师到县长秘书、报社主任；朱红性格刚毅，敢爱敢恨，在婚姻破裂后，毅然投身服装事业，并培养一双儿女成才。母亲马秋月与朱灯、朱红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典型中国式家长的期待和寄托，内心往往陷入自我编织的牢笼。直到第三代长大成人，马秋月才从生命不息的长流中感受到释然和幸福。朱



温润可亲的母爱颂歌

——读刘庆邦《我就是我母亲——陪护母亲日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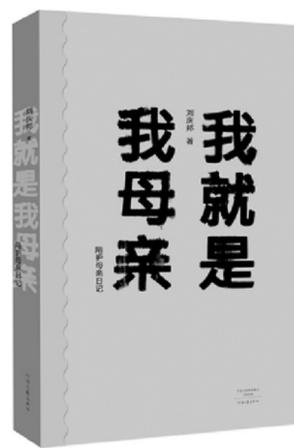
刘小兵

手捧著名作家刘庆邦的《我就是我母亲——陪护母亲日记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是刘庆邦首部非虚构作品，全书以日记体的方式，深情回忆了作家守护重病中的母亲，100多个陪护的日子，见证了作家对母亲的孝顺和敬重，朴实无华的文字，蕴藏着真挚的母子情，书写着浓浓的人间爱。

这些日记，是作家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到开封，守在病房旁伺候母亲后的真实笔录。俗话说得好“母子连心”，重病中的母亲因为少有几个儿子的陪伴，每日每夜都心神不宁，通宵都是坐着睡，生怕一躺下去自己就此“睡去”，再也见不到远方的儿子。而远在京城的儿子，却因为工作忙一时脱不开身，不能及时赶回来看望母亲而挂念不已。好在忙完了工作之后，作家又可以心无挂碍地守在母亲身边尽孝了，母亲也因为儿子的到来，睡得格外安稳，话也不由多了起来。然而，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，目睹亲人在自己的眼前一天天变得消瘦、变得食欲全无，那种难以言说的痛楚，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描绘。刘庆邦以细腻婉约的文笔，细心如发地记录下了母亲在病榻上的喜怒哀乐，并以恬淡

而沉静字眼，写下了自己在陪护岁月里的所感所思。在刘庆邦看来，母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，但她的思想、品格和做人做事的境界，却永远是自己的楷模。正是怀着这份对母亲的敬慕，刘庆邦压抑着内心的伤感，怀着一份理性，用心回眸着那些与母亲欢度的时光，并用质朴的文字，记录着母亲在病床上的的一颦一笑、一言一行。那逝水年华里的母爱尽管已渐行渐远，却依然是那么鲜活和给力——牙牙学语里的温情，工作中的教诲，为人处世上的提醒，这些平凡的话语虽然琐碎，但细中有情，情中有趣，将一个善良朴实的母亲形象圆润丰满地展现了出来。

同时，这些温馨的一幕幕场景和记忆也引发了刘庆邦对生命的思考。在生老病死面前，人人都是平等的，高贵者要生长，卑微者也要歌唱，生命就像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水，每个人都曾在这条河流中腾起过浪花，留下过惊艳的一瞬。正是这些千万朵细碎的浪花汇聚起来，最终凝成了或平凡或闪光的人生轨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生命无疑是可爱的，更是宝贵的，如果单纯从人性角度而言，每一个生



命又都值得我们尊敬，活在当下，珍惜岁月就是这样的道理。从母亲身上，刘庆邦悟到了生命的真谛，他细细的言说格外发人深省。此外，全书在深情缅怀母亲的同时，还将妹妹们讲述给作家的乡情乡事，原生态地尽遣笔端，用情勾勒出了一幅温润可亲的桑梓图。因此，严

格说来，《我就是我母亲——陪护母亲日记》不光是亲情的回眸，也是世道人心的呈现，同时还是豫北大地上沧桑变迁的描画。它们相互交融，一一铺陈在眼前，波澜不惊的文字下，实则处处凸显着作家不忘亲恩、回报社会的反哺之义，其情之真，其意之切，用心品味，格外令人动容。谈到为什么要起“我就是我母亲”这样的书名，刘庆邦不无深情地说，一是自己长相像母亲，二是母亲虽然已离去，但她的真诚、善良和朴实，却一辈子都值得用心去去学习和效仿。故而，他希望以这样的书名铭记母亲的恩德和教诲，并能向母亲一样，怀揣善良，坚守朴实，用一颗感恩的心，去真诚地面对亲人的体贴、同事的携扶和朋友的帮助，并用自己美好的初心，回馈社会的浓浓关爱。《我就是我母亲——陪护母亲日记》，是一则颂扬母亲的心灵物语，也是献给所有普天下母亲的礼赞之歌。朴素无华的文字里已然寄寓了刘庆邦美好的憧憬，那就是：记住所有给予过我们的温情，懂得点点滴滴的感恩，生命就会迸发出明艳的光彩，世界注定就会温暖久久，永远充满幸福与和谐。